

城市歌手的情人

CHENGSHI GESHOU DE
QINGREN

李伯忠◎著



● 北方文華出版社



城市歌手的情人

李佰忠 著

北方文藝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城市歌手的情人 / 李佰忠著. -- 哈尔滨 : 北方文
艺出版社, 2018. 2

ISBN 978-7-5317-4173-2

I. ①城… II. ①李… III.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 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8) 第 029085 号

城市歌手的情人

Chengshi geshou de qingren

作 者 / 李佰忠

责任编辑 / 安璐 曲丹丹

封面设计 / 丁瑞

出版发行 / 北方文艺出版社

网 址 / www.bfwy.com

邮 编 / 150080

经 销 / 新华书店

地 址 / 黑龙江现代文化艺术产业园 D 栋 526 室

印 刷 / 廊坊市海涛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 787×1092 1/16

字 数 / 350 千

印 张 / 21.5

版 次 / 2018 年 8 月第 1 版

印 次 / 2018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 ISBN 978-7-5317-4173-2

定 价 / 98.00 元

目 录

第一章 花都夜色.....	2
第二章 电话传情.....	10
第三章 围墙美化.....	18
第四章 初识梅香.....	25
第五章 酒吧试歌.....	33
第六章 要求加薪.....	41
第七章 首笔酬金.....	49
第八章 执手共舞.....	57
第九章 结伴同游.....	64
第十章 面对表白.....	72
第十一章 抵挡诱惑.....	80
第十二章 爱得坚决.....	88
第十三章 风尚酒吧.....	98
第十四章 遭遇排挤.....	107
第十五章 回家过年.....	116
第十六章 珠海求职.....	123
第十七章 身陷传销.....	131
第十八章 逃出生天.....	140
第十九章 天河一带.....	149
第二十章 送水工人.....	157
第二十一章 偶遇秦郡.....	166
第二十二章 朋友关系.....	174
第二十三章 虎门广场.....	182

第二十四章 初到深圳.....	190
第二十五章 艰难求职.....	199
第二十六章 情生意动.....	207
第二十七章 春风酒吧.....	215
第二十八章 告别深圳.....	223
第二十九章 擦肩而过.....	231
第三十章 节前相会.....	239
第三十一章 情伤上海.....	247
第三十二章 番禺老乡.....	255
第三十三章 缘近心远.....	264
第三十四章 人才市场.....	277
第三十五章 音乐教师.....	285
第三十六章 中山红馆.....	293
第三十七章 梨园新秀.....	301
第三十八章 情无所寄.....	313
第三十九章 灯红酒暗.....	321
第四十章 爱在何方.....	329
后 记.....	338

故事主人翁姓王，名顺生，字不死，号“此生不顺”。朋友说他“智商不低，情商不高”。

他在广州、珠海、东莞、深圳、上海、佛山、中山、顺德、番禺等地方混迹过，一边唱歌一边工作或者找工作。在这些城市中做过不一样的事情，唱过不一样的歌曲，有过不一样的感受。可是，没有哪个城市能让他安稳下来。

他有过自己心爱的人，也遇到过爱自己的人，可是，各种因缘际遇使得她们总是跟他有着某种距离。到最终，跟他有过亲密关系的女人，都不是爱他或他爱的人，而是红灯区女子。

他刚出来混社会时，本质纯良憨厚，可是，后来变得不羁，变得失去自我。这一切，他在身处的客观环境中似乎无法避免。他不是典型，而是城市里无数打工青年当中的普通一分子……

故事从 2000 年开始……

第一章 花都夜色

飘雨的黄昏和陌生的街灯，
有谁会在乎多我一个人。
心中的苦闷又反复地沸腾，
刺痛我一身的伤痕。
漫漫的人生最怕空余恨，
我偏是痴心人。
恨我真情难收，
怨你真心难求，
任随命运来捉弄。
风它无情地走，
泪却痴心地流，
而我该何去何从。

这一首刘德华唱的《真情难收》曲调哀婉，轻轻唱来，当中竟是那么多的无奈、苦闷、失意而又无所适从。

这是王顺生目前最喜欢的歌曲，对这首曲子，他都不知道自己已经弹唱过几千几百次了。虽然，那还是在大学的时候，或者说，那只是在十几天前的时候。

此刻，他已经在广州所属的花都区狮岭镇的这家叫“菲想”的皮具厂了，他现在正在工人宿舍楼的楼顶上唱着这首动人的歌曲。

这一带工业区街灯明亮，夜空也是一片浑黄的光。今晚没有月亮，有几颗星星稀落地布在天空。楼顶上徐徐吹着一些夜风，让闷热的天气终于有了一丝凉意。有一些工友在楼顶四周三三两两地凑在一起，喝着啤酒聊天。而王顺生此刻则抱着一把吉他，用力弹奏着，口中用力地唱着这曲来自心中的歌声：

恨我真情难收，
怨你真心难求，

任随命运来捉弄。
风它无情地走，
泪却痴心地流，
而我该何去何从。
而我该何去何从。

吉他铿然而止，歌声也随即收住。王顺生感觉到脸上一阵轻痒，用手一抹，竟满脸都是泪水，湿了一手。此时楼顶四周却有好多人拍起手来，有的人说道：“王兄，唱得好啊！”有的则喊：“王主编，你这歌不错，可以到歌厅去表演了。”有的则说：“顺生，再来一曲吧，再来一曲！”

王顺生笑了笑，却只有自己清楚，这是无奈的苦笑，他长舒一口气，又弹起了一段伍佰的《痛哭的人》的前奏。前奏的音调轻快而明亮，急促而有力。这段前奏过后，王顺生又唱道：

今夜的寒风将我心撕碎，
仓皇的脚步我不醉不归。
朦胧的细雨有朦胧的美，
酒再来一杯。
爱上你从来就不曾后悔，
离开你是否是宿命的罪。
刺鼻的酒味我浑身欲裂，
嘶哑着我的眼泪。
我怎么哭得如此狼狈，
是否我对你还有些依恋。
已到了尽头，
无法再回头，
我不是全都想过。
我怎么哭得如此狼狈，
是否我还期待你的出现。
无法再相信，
相信我自己，
肤浅而荒诞的我，
痛哭的人。
爱或者不爱，
我已经无法分辨，
要如何才能够忘记，

我曾许下的诺言。

.....

王顺生这一唱又是收不住口，直到把全曲反复唱完，然后长出了一口气，又是满脸的泪水。远处近处或明或暗的灯光交错着，一时清晰，一时又朦胧了，眼前便只剩一片模糊的光晕在晃。

此刻的楼顶天台早就聚集了十几个工友，大家听了王顺生的歌声，都热烈地鼓起了掌来。

第二天早上，王顺生从宿舍迅速跑下楼，去五十米外的饭堂吃过早餐，又迅速地跑到五十米远的一栋漂亮的三层办公楼，在楼道口打了卡，然后上到二楼一间写着“宣传室”的办公室里，进去在位置上刚坐下，楼道里的钟就敲响了，正好是八点钟，没有迟到。王顺生暗暗庆幸：好在及时来到，要不然迟到了就要扣工资了。

他的桌面上放着一叠刊名为《飞翔》的四开黑白套红小报。桌子边是一叠厚厚的稿件，码得整整齐齐。

他把上面倒放着的一小叠稿件拿起来，余下的一大堆废稿就塞进抽屉里。他在选取的那些稿件上，每一篇都签上自己的名字。这可是他努力了好几天才审出来的好稿啊。

他把签过名的稿件装进一个文件袋，然后就出了办公室，上去三楼在楼梯口第一间办公室门前停下，这门框牌匾上写着“副总经理室”。他定了一下神，让气息平了，然后才敲门。

“请进！”里面是一个女人的声音。

王顺生推门进去，里面办公台内侧坐着一个三十多岁的女人，圆脸，齐脖短发，很精神。王顺生认得她，叫刘淑娣，当初进这间厂的时候，就是她亲自主考招聘的。

“刘经理好！”王顺生礼貌地问候。

“嗯！坐下，我正想找你谈谈！”刘淑娣也很客气。

王顺生没有在沙发上坐，而是径直走到办公台前，说道：“刘经理，这是新一期《飞翔》报的稿件，我已经审过了，请您过目。”

刘淑娣接过文件袋，搁在一旁却不看，而是问道：“听说你爱唱歌，还会作曲子？”

王顺生看她杏目圆瞪，双眉轻抬，也不知她怎么会问这个与工作不相关的话题，惴惴然有些不安，拘谨地说：“唱歌的确是比較喜欢。至于作曲，我都是瞎编的，就是会一点简谱，胡乱编过几首歌，都是孤芳自赏的。哦，您问这个怎么呢？”

刘淑娣直接说：“我想叫你给我们菲想皮具厂编一首厂歌。现在厂里的生意越来越好，在香港的管理层很高兴，准备扩大生产。你知道我们现在有近百个工人，这在狮岭也算是一间规模不小的皮具厂了。我们决定下半年要扩大生产，还要继续大量招人。我们不但要给别的名牌做加工代工，我们也要大力推广自己的品牌，我们要把‘菲想’和‘菲菲’这两个品牌打造成皮具行业的强势品牌。香港的金融危机已经过去两年，现在

是新世纪了，香港的市场也有极大改观，我们的香港老板就是看准了皮具市场的美好前景，才会决定大力推广自己的品牌。以后我们就不仅要靠加工订单吃饭，我们也要靠市场销售来吃饭了。因此最近我们成立了一个销售部，你该知道的。哦，扯远了。我的意思是说：我们厂子大了，又要推广自己的品牌，因此要有自己的企业文化。所以我们不但要搞厂刊，也要有厂歌，还要推出形象统一的专卖店，还要搞企业的视觉识别系统。哦，这个你可能不懂！”

王顺生点头说：“是不太懂！”

刘淑娣却说：“你应该要懂，即使今天不懂，那么下次谈话的时候，我希望你懂一些。这是对人才的专业素质要求，也是对人才不断进步的要求。你搞企业宣传，不仅只是要你写两三篇吹捧企业、吹捧车间、吹捧产品的文章，更重要的还是，企业需要打造自己的形象，在社会的形象，在同行业的形象，在员工心中的形象。那么这些形象靠什么来表达？这可是一个综合因素了：写文章固然是，搞厂歌、厂训也是，专卖店统一设计也是，企业标志也是，视觉识别系统更是，只要是我们的产品外观都是，甚至是厂容厂貌、员工的衣着打扮和精神气质等，都是我们企业的形象。这是一个综合体，是一个整体，不能单方面去表述。哦，这个又扯远了，总之，你要加强自己的学习。”

王顺生又点头说道：“是的。”

刘淑娣又说：“当然，我们一步一步来。现在说厂歌这一个事情，我想了一下，歌名就叫作《飞翔之歌》，至于曲子，你来作，歌词也由你来写。我大体的要求是：曲子要雄浑有力，当然，不能写成军队的进行曲。深情一点，大气一点，旋律上还要婉转动听。至于歌词的意思，要符合我们行业、我们工厂的性质；符合我们菲想公司‘严谨、用心、出精品’的企业精神；还要展现出我们积极向上的面貌。总之，嗯，怎么啦？”

刘淑娣说话的时候，时而竖起手指，时而握住拳头，时而摊开双掌，侃侃而谈。但王顺生已经听得发呆了，这时刘淑娣杏目圆睁，双眉一挑，问道：“听不懂吗？”

王顺生回过神来，嚅嚅着说：“刘经理，你这要求说得这么多，这么快，我，我一时记不住。”

刘淑娣笑了一下，身子往椅子后靠，说道：“总算你老实，不敢马虎我。”然后又一本正经地说：“如果你用心了，认真去了解和热爱我们公司、我们工厂，我一说你就应该明白。这才是对等交流。交流不对等，我说一大堆，你半天理解不上来，岂不白费我口水了？你们怎么说呢，也是这跨世纪最早的一批人才。但人才的概念是什么呢？不是说你读了多少书就是人才，而是你能够为老板做多少事才是人才。像你们这样的大专生，现在到南方人才市场去，一抓一大把。老实说，我只有初中学历，但是我出来后，不断地学习，经过了近二十年的拼搏，我这个初中生，终于可以在你们这些大专生、本科生面前谈我的看法，谈我的思想。可是，我发觉你竟然，唉，多少是有点令我失望，因为你们不能和我对话，无法交流。”

她说得很快，而王顺生低着头听得发了呆，不知怎么插嘴，似乎也无从插嘴。

刘淑娣发觉气氛紧张，便缓和了一下语气，说道：“当然，你也是人才。但作为企

业管理层来说，我们希望你迅速调整角色。记住，你们不再是大学里整天写点小文章、小诗歌自命不凡的学生了。直接地说，你就是打工仔，要为老板干活，给老板卖命，老板高兴了，打赏就多一点，工资也就高一点。当然，我的工作也是为老板打工，为老板负责。给你们任务，迅速调整你们的心态，提高大家的生产力，这就是我对老板需要交代的事情。”

王顺生说不上话，只好不停地点头表示回应。

刘淑娣看着王顺生，觉得老是自己说话，很不过瘾，摇了摇头，说道：“出去吧，待会儿我交代一些任务给你，可能就是写几幅海报，出个黑板报。”

王顺生“嗯”了一声，转身而去，一边走一边暗暗咒骂：真是个又唠叨又刻薄的女人，总是想占尽员工的劳动时间，总是把要求提了一个又一个，我不是车间里没文化的民工，我起码也是大专生啊，一点对人才的尊重都没有。

王顺生晃晃悠悠地下了二楼回到自己的小办公室，摇头叹气，心情很是不好：没见过这样的女人，说着说着就叫人出去的。可恼的是我竟然找不到话来应对她。下次我得好好准备，跟她辩论一番。她只不过是一个初中毕业、在社会多混了几年的女人而已。不出几年，我要超越她现在的成就，让她知道，藐视我是多么的不正确。

想到几年后的辉煌，王顺生却又想到现在的困顿：唉，只有八百元工资，连人格也得不到尊重。若不是看在以后在城市的发展机遇，我就是在家里教书，也能领到六七百元，课余时间那可是优哉游哉的，平时学生们一个个都喊“老师好，老师您好！”那不知有多高尚。现在这里却如此低贱。

王顺生摇了摇头，在纸上连写了“此生不顺此生不顺”几个字，这是他自命的名号，他甚至将这四个字刻了一个印章，以此表达对命运多波折的一种愤慨。平时写了书法作品或者画了水墨画，都会盖上“此生不顺”的红印，挂在宿舍里自勉。

只是，这些都是大学时候的事情了。大学的时候，有苦有乐，虽然因为生活的贫穷和感情的困顿，一度极想逃离学校，想早早出来混社会。可是现在出来混社会了，觉得更加压抑，更加不舒畅。

王顺生的心情糟透了，这是第二次被这个刘淑娣副总经理如此轻视和毫无人情味地打发了。

人生真是郁闷啊！

王顺生这样思想一多，就什么也不想干了。他一味地在纸上写着：“此生不顺、此生不顺、此生不顺、此生不顺”的四个字，也不知道写了多少个“此生不顺”，不知不觉的，笔下的字却变成了“秦郡、秦郡、秦郡、秦郡”这两个字了。

大学里，所有的经历，所有的印象，仅仅剩下“此生不顺”和“秦郡”这两个意象符号了。

而王顺生写着写着，额头却伏向了桌面，内心一阵悲伤袭来，整个人消沉在自己的悲情世界中。

“丁零零——”桌上的电话响了，王顺生吓了一跳，赶紧坐直身子，接起了电话。

“王顺生，饭堂里要出一则标语，你去找饭堂赵主管，看他有什么安排。”原来是刘淑娣打来的电话。

王顺生“嗯”了一声，放下电话，心里却抱怨：真是见鬼的工作，连让人悲伤一下也不行，偏偏要来打断。

王顺生下了楼，走过一片草地，到了饭堂。原来饭堂是准备写几条“节约水源、爱惜粮食”的标语贴在员工餐厅四周墙壁上。王顺生从赵主管那里拿了笔墨纸张，然后把纸张裁成了六个小条幅，在一些废纸上练了练笔，就把条幅一一写上标语，写好后晾在一旁。待条幅上的字都干了后，他又跟赵主管一起把标语贴到墙上。

回到办公室，王顺生也没有什么心情去写厂歌了。他胡乱地翻看着那一叠淘汰掉的稿件。这些都是工友们投来的文稿，文笔都很差，内容上无非都是说谁骗了谁的感情，或者是生活如何苦闷，某次活动如何开心等琐碎事情。有的还有点内容，但是粗糙的文笔，令他这个主编不敢选用。当然，能够用的，都选上去交给刘淑娣了。

王顺生就这样胡乱翻着想着，也不知道过了多久，工厂的铃声响了，下班时间到了，结果他对歌词一个字也没有写出来。

下午一上班，刘淑娣就把王顺生叫上去，指着桌上的文件袋说：“这稿件我看完了，你拿下去再校正一遍，没有什么错别字了，就交给秘书室打出来。”

王顺生想说点什么，可刘淑娣台上的电话响了，她接起电话说道：“喂，你好，哪位？”王顺生不想打搅她，拿了稿件，点头示意，然后转身走了。

回到自己的办公室，王顺生抽出稿件，只见每一份稿件在他写过名字的地方，刘淑娣都签上了她的名字，表示她也已经审阅过。更令他吃惊的是，几乎每一页稿件都用红笔改过，有的地方改的是错别字，有的地方则是把标点加得明显了。因为很多工人投稿时，不会准确地标点断句，甚至有的通篇都是逗号，文末才是句号。而刘淑娣居然根据句子意思对不少标点重新做了标写。有一篇是工友写的游记散文，句意很粗浅都是大白话，刘淑娣还做了“王顺生认真核实一下文章内容”的批示。

王顺生把二十多篇文章、五六十页稿子都翻过一遍，发觉全部都有刘淑娣批改过的手迹。他顿时汗水冒出额头，心里又是叹气，又是佩服：刘经理可真是个工作狂，可真是个女强人啊！一个上午就看了全部稿件，居然全部都批改过一遍。下次交稿之前，自己可得先好好地看透并改过一遍，否则又要让刘经理抓住把柄，说工作不认真了。

王顺生又用了一个下午，把稿件细致地看过并修改得比较满意了，才交到秘书室去打字。而交了稿件之后，也就到下班时间了。

晚饭后，王顺生心里还是有一肚子复杂的情绪，他又抱了吉他上天台，想唱一些歌曲。此时天台经过白天阳光的暴晒，有一股热气透上来。车间的工友们晚饭后还要继续加班到晚上八点，因此八九点之后，天台上人才会比较多，而现在一个人也没有。天台上有人泼过水，好使其早点散热。看着湿漉漉的天台，看着工业区周围一带的夜色，王顺生的心里一阵迷惘。

此时一架飞机在天空飞过，一闪一闪地发光，就像是眼前飘过的萤火虫。夜空还是

浑黄，不亮也不很暗。一轮还缺着边的月亮已经在天边出现，可是月色很稀淡，身子后边的影子都很不明显。这与大学时候的夜空不同，那时的天空总是墨蓝色，无论是有星星还是有月亮的时候，都很明朗，都很清晰。当然，那些有着美丽夜空的时候，往往也是他唱歌的好时机。

渐渐地，手里的吉他和弦响起，王顺生弹起了大学期间唱得最多，也是自己创作的最得意的心血之作——《夜空的星星》。一段和弦之后，他一边弹一边唱了起来：

夜空的星星，
忽暗又忽明，
告诉我明天又天晴。
几只萤火虫，
似远又似近，
翩翩而飞飘忽不定。
在这夜空中，
满天的繁星，
其中有两颗，
特别亮晶晶，
那是我痴情的眼睛。
我在天空上，
睁开着双眼，
只想找到你，
忙碌的身影，
脚步去何处又为谁而停，
可曾也对我留过心。
在这夜空中，
满天的繁星，
其中有两颗，
特别亮晶晶，
那是你多情的眼睛。
看出我不安，
看透我的心，
白天丢了魂，
晚上失了灵，
默默思念着不能够安宁，
可见我对你的真情。
是否爱都需要挑明，

是否你从不曾用心，
我弹着这一首歌啊，
你可曾也会在倾听。
为何爱总陷入困境，
为何情总是在飘零，
我弹着这一首歌啊，
你可是也正在倾听。

第二章 电话传情

过了四五天，王顺生还是没有完整地把厂歌《飞翔之歌》写出来。他已把两三段歌词写出来了，却总是觉得像打油诗顺口溜，有点像小学生念的“好好学习天天向上”一样。不过根据初步写好的歌词，他认真谱了一下曲，觉得曲调还是不错的。

刘淑娣打电话来，又催着要厂歌，而且要王顺生试奏给她听。这天下午，王顺生初步把厂歌作好之后，就抱着吉他来上班了。

见刘淑娣之前，王顺生又把歌词作了最后的修改，然后怀着一点信心，也怀着几许不安，走向了刘淑娣的办公室。

到刘淑娣办公室后，王顺生说明来意，把厂歌稿子给了刘淑娣，然后就站着等候她发话。刘淑娣这次言语倒是很和蔼，说道：“哦，我看看。你坐吧，随意一点，不必那么拘谨，自己去倒水喝。”

王顺生听了，紧张的心渐渐放松，把吉他放在沙发凳上，自己就去饮水机倒水喝。他这次才敢认真环顾一下刘淑娣的办公室：两边墙壁上居然挂着几幅镶了金框的油画。王顺生知道这些东西并不贵，也就二三十元一幅，街边小贩或超市都有卖，而难得的是，刘淑娣文化不高，却也爱挂点油画，起码也算是爱附庸风雅了。她的学历虽然低，但是见识阅历却很广，要说她全是附庸风雅也不对，她还是有几分风雅的模样……

“王顺生。”刘淑娣一下子把神思分散的王顺生吓了一跳。他心里一阵猛跳，刚才胡思乱想，可能被她知道了。

王顺生赶紧轻轻地说：“是，刘经理，你觉得如何啊？”

刘淑娣说：“不错啊。简谱我看不懂，但我看了歌词，觉得还不错。当然，个别字或许还要斟酌，但整体上是不错的，我就想听听你这歌唱得好不好。”

“哦。”王顺生赶紧抱起了吉他，刘淑娣却说：“你就坐着弹好了。”王顺生“嗯”了一下，然后把身子坐正，先喝了一口水平，才抚了一下吉他，吉他发出“叮叮当当”的声音来。王顺生接着颇为熟练地弹了一段前奏曲，大约有十几秒，然后才一边弹一边唱：

我爱飞翔，我爱飞翔，

谁人的青春没有梦想。

我爱飞翔，我爱飞翔，

年轻的岁月渴望张扬。

我们都来自不同的故乡，

我们都有着不同的愿望。

我们都聚集在美丽的菲想，

我们都开始了人生的向往。

热爱着工作，让汗水流淌，

严谨又用心，做最高质量。

团结在一起，互助又相帮，

团结在一起，共同去成长。

为着愿望，从此飞翔，

为着理想，从此飞翔。

为着愿望，从此飞翔，

为着理想，永远飞翔。

.....

“好啊，好！”刘淑娣拍掌赞叹起来，又认真看了一遍歌词，说道：“后面的反复咏叹，很是巧妙。整首歌的旋律，我很满意。不过，这吉他伴奏，太过单薄了。”

王顺生说道：“是啊，其实这应该是一个乐队合奏，大家一起合唱的曲子，这样才会显得激情澎湃，雄壮有力。”

刘淑娣说道：“很好。当然，我还会请行家修正一下，毕竟这是厂歌，是一个工厂的形象。如果高层领导把这歌入选了，用上了，我们还是少不了对你表示奖励的。”

王顺生低声说：“多谢刘经理，这是我的分内工作。”

刘淑娣说道：“这当然是你的分内工作。每个员工做的工作也是他们的分内工作。你把分内工作做好了，我们奖励你，就是号召更多的人，把自己的分内工作也要做好。我搞企业人事管理工作十多年了，这点我还是清楚的。哦，这期《飞翔》报的最终定稿我都看了，如果管理层审核通过之后，就可以交付印刷厂印刷了。”

“是吗？好啊！”王顺生拍了一下掌，一时显得很高兴。刘淑娣问他：“怎么高兴成这个样子？”

王顺生“嘿嘿”地笑两声，老实回答说：“这是我毕业后做的第一份刊物，而且不再是校园刊物，所以高兴。”

刘淑娣也笑了，表情不再似以往那么刻板，说道：“以后还要做好，戒骄戒躁。另外我们工厂外面的围墙太过空白，不好看。现在广州在搞‘穿衣戴帽’工程迎九运，我们工厂也要美化。我希望你写一些标语，或者画一些墙壁画上去，这样响应政府的号召，同时墙壁也可以耐脏。”

王顺生也知道这工厂外侧有好长的围墙，墙面也是有些脏。不过这附近一带众多工厂，围墙大多都是这样。当然，真要搞什么标语或墙头画，也并无不可。不过没有认真去看过，不能一下子就定夺下来。于是他就说：“刘经理，回头我去看围墙实况，至于要搞什么标语或者墙头画，回头我再给你一些我的看法。”

“不！”刘经理一下子否决了王顺生，令他感到十分诧异。只听刘淑娣说道：“你应该给我一个方案，而不是简单的看法。这方案内容包括：围墙的外观状况如何？为什么要写标语？或者为什么要画画？画了之后会带来哪些积极影响？有没有不良影响？做这些工作，需要多少墨水？多少颜料？品牌是什么？价钱是多少？在哪里购买？完成这些工作需要多少时间，多少帮手以及用哪些工具？等等，都要考虑到。”

王顺生听得目瞪口呆，好久回不过神来，如此简单的事情也有这么复杂的方案？刘淑娣此时又问：“喂，听清楚没有？”王顺生只好低声说：“你说得这么多，我一时记不住。”

刘淑娣脸色不好，说道：“谁要你记住了？我要的是你自己想，开动脑筋。做一件事情，要做一个方案，把与这事情有关的方方面面都算计一下，这样才能确保事情的顺利完成。平时我们去做一些简单的事情，也会在头脑里把整个要做的事情想一遍，然后才去实践。这也是方案嘛！以后工厂里的许多事情，你要养成做方案的习惯，当一个方案拿出去实践之后，你还要有做报告的习惯，把这次实践之后的结果，成败得失，原因分析，责任所在，都一一地报告上来，这样就可以避免下次犯同样的错误。你们这些刚毕业出来的人，就是欠缺做方案、写报告的能力，没有养成通盘考虑的习惯。我这样高度严格要求你，就是希望你迅速成长，及时转换角色。当然，我也是看在你是可塑之才，看你可以成长，才去培养你。如果是车间的工人，我会叫他们做方案、写报告吗？哦，又说得多了。其实我不喜欢啰唆，可是我又不得不说。不说多几句，你就不会明白，或者至少在我严格要求之前，你就不会这样去想，去做。平常我说得多了，大家又说我啰唆。我不说，你们又做不好，这就是矛盾。你说是不是呢？”

王顺生待了一会儿才回过神来，赶紧回应道：“是，是啊！”刘淑娣知道王顺生一时还接受不了太多东西，便说：“回去准备一下吧！围墙处理的事情，之前要给我一点文字性的资料，然后我才告诉你应该怎么做。”

王顺生抱了吉他出门，心里却在抱怨：这个女人，每次我来，都得被她教训一番，都得被她大说一通。然后她都要吩咐一个任务。可恼的是，面对她的眼神，面对她的喋喋不休，面对她的咄咄逼人，我却毫无招架之力。唉，谁叫人家是出来混了二十年的老江湖呢。以后可再也不能小瞧这些学历低的人了。其实自己学历再高，在她眼里，还不是瞧不起眼。现在可以体会到，能力的确比学历重要得多了。

接下来两天，王顺生一边思考写围墙美化方案的事情，一边琢磨着把厂歌《飞翔之歌》继续完善，因为厂歌有个别音段还不够好。然而王顺生把围墙美化方案交上去的时候，刘淑娣却告诉他，现在厂歌《飞翔之歌》已经定好了，由香港总公司的管理层请专家修改了一下，然后就交给专业的制作公司录制成完整的曲子。三天后，香港总公司就